



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读/刘芳

树犹如此

周实

——
作为一种高级动物，我仔细地看
着你们，看着，看
着，不由自主，竟和
你们说起话来，即
使你们无法听懂。
你们的根，我知道
的。你们的茎，我也
知道。你们的叶，我
也知道。你们都是默
默无声，有也只是风
的响声。
是风抚爱你们的响
声，是雨洗涤你们的
响声，是雪装扮你们
的响声。
我给你们起了名字：
香樟，苦楝，玫瑰，月
季……
你们站在那里不动，
寿命居然大都很长。
有的，即使冬天死去，
春天还会再活过来。
我却不行，而且命短，
死了，不会再活过来。
你们的身体不是肉
体，既无心脏，又无血
液。或许，你们也有心
脏？或许，你们也有血
液？只是与我大不相同。
不想这样反例好了，至
少，比我要少些疾病。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树都变成这个样了，
人会怎样，不须说了。

不把那藤剥下，那树将会
被缠死了。

可是，若将那藤剥下，
那树也可能会倒下，
因为那树已被那藤缠
得太久缠得太死，对
那藤也有依靠了。那
藤已是那树的依靠。

那么，应该如何做，
才是最好的办法呢？

人说：千万急不得。
人说：只能慢慢来。
人说：只有创造条件
让那粗藤慢慢变细，
让那大树慢慢适应，
逐步摆脱依靠那藤。
到了那时，再剥下
藤，那树也就不会倒
了。

那是什么时候呢？
真的会有那个时候？
若是真有那个时候，
也是很远的时候了。
到了那时，剥下那
藤，那树真的不会倒
吗？那树，即使，真
的不倒，那树还会是
那树吗？那树已经不
是那树，不是那藤缠
的树，但那树也不是
新树。

老树也能开出新花！
人又对我这样说。
老树也可能不开新
花，只是苟延残喘地
活着。
什么都是
一种可能。
人事总
有很多可能。
为何不
能在那
地方再
植一棵
新树呢？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有一个声音，很远，
飘来。



生命有节(组诗)

张辉东

春分

从这天起，春天一分为二
前半段，是冬与春纠结的日子
后半段，是青春勃发的黄金时光

从这天起，天地交流
行云播雨渐入佳境
江北，脱下腴装热身春耕
江南，草长莺飞花发蝶忙

从这天起，鸟叫更欢
阿哥的情歌更浓
诗人的嗓门更大

谷雨

布谷声声唤来谷雨
春天的花事高潮迭起
到了考虑结果的时候

现代的农人将铁牛驶出
整饬田土，忙于插秧播种
为秋收写好序章

春雨贵如油，谷雨
是天地浓情的配合
人间值得的流汗时节

小暑

南方的稻子忙于抽穗
天上的云是小儿的脸
天时哭变幻莫测
厚重的雨云洗刷天际
天净得似安徒生的童话
蓝得有一丝忧郁的美
似沈从文的边城

小暑，带给人体验
最深的不是热
是南方夏天的成熟
恰到好处，让人不至于
难以承受生命之轻重
是不惑不老的年华

立秋

蝉还在树上喊热
荷还在塘里劲爆颂歌
小儿还赖在河水中乘凉
秋天已悄悄地来了
祖先的慧根植入东方大地
二十四节气提示后人
炙热之际侵入秋凉之境
春之耕顺应生机勃勃
夏之勤导引脱虚向实
秋之收打理遍野圆满
冬之藏纳福天地馈赠
立秋是季候重要的逗点

大寒

冬天在大寒这天动了真格
气温降到零度以下

赶路的人接受星光的指引
心空光芒闪烁
月亮也好太阳也好
风霜也罢雨雪也罢

城市还在暖被里酣睡
风雨如晦天欲雪
黑夜的铁幕被强力拉起
黎明一如既往地来临



吴志立供图

假如巴溪洲上住三天

高汉武

第一个晚上，我会去洲边
钓星星。夜色如水。星星是
水里的鱼。

我不钓月亮，钓了它，这
个世界就会少很多诗歌。再
说，它是游子回家的灯，是
爱人的眼睛，更不能钓。向
北可望的麓山，也不能少了
它。我要留月亮在这座城市
的夜空，照着西岸桐溪寺的
禅灯，也照着我的夜钓，照
着我坐在云水潇潇赠送给我
的河洲上，回到六十来年前
由妈妈羊水洗出来的纯粹。
这些年来，钓名钓利，钓实
钓虚，钓许许多多，我需要
钓几篓星星了。

况且，巴溪洲又如此适合
钓鱼。

一洲灵石，都是坐墩。遍地
柳枝，都可做钓竿。月亮圆
时，取月光为线。月亮缺时
，就取月亮做钩。或不用月
亮，就在烟雨三月，储存一
年的雨线为丝。

巴溪洲上，我与河水的对
话，是在一个长长的午睡后
开始的。此前，在城中的厢
体内，我面对冰冷的屏幕已
久。一轮又一轮的推送围剿
于我如猎物，千万种算法让
我无处可遁。我终于挣脱这
一切，用一场路边摊上的夜
酒，用一个宿醉过后的清晨
，用穿越千里之遙回到家乡
那树蝉鸣的时光。然后，我
长长地睡了一个午觉，鬓发
不理，衣衫不整，缠缠如新
生，撑一根竹竿，划一叶小
舟自河西过江，等待着这场
夜钓的到来。

巴溪洲上，我不是第一位
钓鱼人。就在下午来的路上
，我看到桐溪寺里那尊佛祖
端坐，也在垂钓于渺渺河山
。巴溪洲上，千年万年里，
阳光的线，月光

的丝，缕缕落下来，与北去
湘江的涟漪，织出天地的经
纬，为星城网住万物星光。

在巴溪洲的第二天，我忙
成狗。一大早，我起来巡洲
。天还没全亮，东岸的城市
和村庄朦胧一片，洲上还被
白蒙蒙的浓雾笼罩着，我举
着昨晚钓回的星星，借它的
光为自己导航，走遍长3.45
公里、总面积93公顷的这
湘江长沙段第三大洲。我给
每一棵杨柳、水杉一声早安
，与乌柏、朴树、杨梅互致
问候。我在湘妃竹前站了很
久，听她讲九嶷山、讲湘江
之源的故事。狗尾巴草海里
有我的童年，我在这海里一
直游到从黄泛青，从青春到
白发。首蓿、麦冬等等，是
洲的土著，我爱它们犹如爱
坐在南门口摇蒲扇的爷爷奶
奶。我的巡洲之路走到哪里
，鸟鸣声就跟到哪里。白鹭
、野鸭、扇尾沙锥等等，音
色各异，音高音低有别，肤
色也不同，一串串挂在竹梢
，挂在树尖。待雾散去，巴
溪洲渐渐清晰起来，一条条
石椅上坐



暗战英雄

尹灿

1910年，长沙浏阳一户贫
苦农家迎来了一个男婴，取
名李华初——这便是后来隐
秘战线上的英雄李白。这片
曾点燃秋收起义星火的红
色土地，孕育了他的革命初
心，也见证了他用一生践行
“电台重于生命”的信仰。

湘东革命浪潮席卷浏阳时
，少年李白毅然投身其中。
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之
后投身武装斗争，1930年
奔赴中央苏区，学习无线电
通信技术，成为红军早期报
务骨干。“电台重于生命”
，是他立下的毕生信条。

长征途中，他背负电台随军
跋涉，在极端艰险的环境下
保障通信畅通。19封家书
寄回浏阳老家，信中只报平
安，叙说思念，对自身工作
绝口不提。父亲来信催他返
乡，他温言回应：归家之心
比长辈盼归之心更切。转身
便又投入紧张的通信工作。
家乡亲人直至他牺牲，都
不知晓他的真实使命。

1937年，上海地下通信网
络遭到破坏，李白临危受命
潜入上海，重建上海与延安
的秘密联络通道。

闹市中的狭小阁楼，就是他
的战场。敌人无线电侦测日
夜不停，电台开机便直面生
死风险。为保全电台、隐蔽
行踪，他多次迁移住所，先
后三次被捕入狱。1942年
遭日军逮捕后，电击、

那天，沿着江边散步，我买
了一盏孔明灯。刚离手，它
就往下坠，晃晃悠悠，直冲
着江面而去。我以为它这就
样沉入水底，哪知那盏灯居
然在接触到江面的瞬间，像
踩着弹簧一样往上行……这
情景，让我想起考公务员的
这段经历，心里真是五味杂
陈。

去年夏天，我报名参加公务
员考试机构培训。教室里挂
着励志标语的横幅，外面的
走廊上贴满了高频的知识点
，每天晨读、午休、晚上做
作业，像回到了高三。

然而，让我把状态调整过来
的却是另一件事——减肥。
一天，我的膝盖突然就肿了
，弯不下去，脚一沾地就钻
心疼，去医院拍片子，医生
说是关节炎，他抬头看了我
一眼说：“太胖了，减减肥
吧。”住了一个星期院，毕
业答辩是拄着拐杖去的。我
的家人非常担心，要求并监
督我减肥。

我买了台简易跑步机，塑料
轮子可折叠，跑带窄得只容
两脚并排。头天晚上装好踩
上去，跑带“嗡”的一声，
才十几分钟，喉咙里泛上铁
锈味，腿就已经开始“打摆
子”，手表心率一百六十二
，直接亮红灯。那天三公里
，一半在走，T恤能拧出水，
腿软得差点从机器上滑下来
。第二天更难受，膝盖里像
塞了片碎玻璃，腰也直不起
来。膏药是褐色药泥裹在纱
布里，敷上热辣辣地疼，揭
下来皮肤红得像夏天的小龙
虾。医生建议睡硬板床，我
把席梦思撤了换上木板，睡
了一段时间后，腰松快不少
。

坚持才是最难的事。有时候
九点多到家，书包一扔，整
个人陷进椅子里。脑子里两
个声音，一个说“今天这么
晚就算了”，一个说“明天
你也会这么说”，我知道一
旦停下那么以后就会产生更
多的借口，所以哪怕近十点
钟，还是换

老虎凳等酷刑轮番加身，他
始终咬定自己的电台是商业
电台，未泄露半分机密。党
组织安排裘慧英以妻子身份
掩护李白工作，两人在险境
中并肩坚守，后经党组织批
准结为革命伴侣。

1948年12月30日凌晨，
敌人已锁定电台位置，撤离
机会稍纵即逝。面对手中关
乎战局的国民党长江布防核
心情报，李白毅然选择坚守
，完整发出电报后从容被捕
。这份情报，为解放军发起
渡江战役提供了重要情报支
持。

狱中数月，威逼利诱与酷刑
交替而至，他始终坚贞不屈
。留给妻子的绝笔信里，只
叮嘱探监时捎些萝卜干、炒
米粉、肥皂、热水瓶等日常
物品，嘱咐照料好孩子，通
篇皆是寻常牵挂，无一句慷
慨悲歌。

1949年5月7日，上海解
放前夕，39岁的李白被国民
党特务秘密杀害，倒在了黎
明将至的时刻。“天快亮了
，事到如今，个人的安危都不
重要了。”这是李白烈士牺
牲前对妻子裘慧英说的最后
一句话。

嘀嗒电波终会消散，英雄的
信仰却永不消逝。从浏阳乡
野走出的少年，以生命为烛
火照亮暗夜前路，也在长沙
的红色印记里，留下了永不
褪色的忠魂篇章。（作者单
位：长沙党史馆）

庆祝建党105周年

伟大历程伟大成就·长沙印记

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 协办

点亮一盏心灯

唐为

鞋站上跑带，告诉自己只跑
十分钟，十分钟后汗出来了
，又跑十分钟。风从纱窗漏
进来，吹在汗湿的背上凉颼
颼的。伏在桌上写作业，写
着写着趴下了，再醒来月亮
沉到楼后面，灯还亮着。

迈开腿，还得管住嘴。机构
没食堂，中午外卖都拎进教
室，麻辣烫的红油、黄焖鸡
的酱香，猪脚饭琥珀色的肉
皮，香味往鼻子里钻。我的
水煮西兰花和鸡胸肉装在饭
盒里，格格不入。偏有人举
着抄手晃：“想不想吃呀？”
我遂逃至教室外的桌上吃，
嚼那柴得像木屑的鸡胸肉。
晚上我就吃颗早上从家里带
的蒸土豆，放凉之后吸脂效
果更好，但是口感着实难以下
咽，冷了后入口硬邦邦的，
还带些酸味，有的时候我实
实在在咀嚼不下去，就用冷
水像吃药一样一块块直吞。

体重一个月一个月掉。之前
穿着紧身的衣服变得宽松，
平时走动也没那么容易出汗
了，低下头能够看得着脚尖
，这比做好多套试卷更让人
高兴。到今年四月，瘦了18
公斤！考公体检那天，我起
了大早，水米未进。量血压
时我盯着机器，这一路汗水
终于换来“合格”两个字！
攥着那张打满钩的表，手心
全是汗，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以笔试第二的成绩进入考
公的面试。面试的时候，主
考官问我关于“坚定理想信念
”的话题，我给出了自己的
答案——奉献，努力成为更
好的自己，把自己奉献给这
个世界。

那天燃放的孔明灯，虽已不
见踪影，但我坚信，那盏落
在江面又升起的灯，一直在
我的天空点亮。

